

美濒海作战团首次亮相军演

■石文

近期,美国和菲律宾高调举行史上最大规模“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美海军陆战队首个濒海作战团搭乘“米格尔·基思”号远征基地舰亮相军演,为“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等新作战概念“试水”。外媒称,美军急于展示尚未“定型”的濒海作战团,既是联合盟友在热点地区“秀肌肉”,也是为海军陆战队转型积累经验。

向“大国竞争”转移

3月上旬,美海军陆战队首个濒海作战团在夏威夷卡内奥赫湾正式成立。该部队由美海军陆战队第三陆战团改编,隶属第三陆战师。其主要任务为“在濒海地区夺取和控制关键地域、通道和海峡,以强化对前沿海域的掌控权”。

美濒海作战团主要由濒海战斗队、濒海防空营和濒海后勤营3个作战单位组成,规模约1800人。尽管美国国防部和海军陆战队高调公布首支濒海作战团组建的消息,但该部队目前仍处于初创阶段,预计2023财年达到初始作战能力。

濒海战斗队作为行动主体,主要用于构建“远征前进基地”。濒海战斗队由1个步兵营和1个导弹连组成。步兵营以原海军陆战队第三陆战师第三陆战团1营为主组建。反舰导弹连以第12陆战炮兵营的1个炮连为班底组建。

濒海防空营主要遂行防空任务,具备前哨空管、高空监视能力。

濒海后勤营负责补给、运输、管理和分发战斗地域内的弹药、油料、物资,并提供野战急救和装备维护。

外媒称,美濒海作战团在《美海军陆战队规划指南》和《美海军陆战队部队设计2030》两份文件指导下组建,是海军陆战队改变尴尬现状、摆脱“第二陆军”“治安部队”等头衔的举措。

外媒认为,组建濒海作战团意味着美军正加紧推进海军陆战队转型,从而将战争准备的焦点由“清除恐怖主义”向



3月28日至4月8日,美国和菲律宾举行“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

“大国竞争”转移。

按照美方预期,完成转型的海军陆战队将为美军夺取海上控制权提供重要支撑,在战场行动中依托陆基反舰导弹和防空与侦察力量,完成美军从“蓝水地带”到“近岸滩涂”的一体化海上作战任务。

演练新作战概念

最近一段时间,美军方多次提及“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等新作战概念,加快发展和实践新战法。

据外媒披露,濒海作战团是首次亮相,但濒海战斗队的主要班底海军陆战队第三陆战团1营,在2月举行的美日“丛林作战”大规模联合军演中,已参与岛屿夺控演练,检验了快速投送和封控关键海上通道的能力,验证了“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中“运用和部署机动性强、隐蔽性好的远征部队,遂行海上控制和反介入/区域拒止行动”的概念。

此次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美濒海作战团与1艘船坞登陆舰、1

艘远征基地舰和1艘菲律宾护卫舰组成“加强版远征火力打击大队”,聚合陆基远程火力、舰载导弹和空基打击力量。

美濒海作战团搭乘美海军“米格尔·基思”号远征基地舰,在近岸和濒海地区快速构建简易基地,为美海军及盟友大规模投入作战力量,执行更广泛范围作战行动创造条件。美濒海作战团借助海军舰船出海作战,使用海军武器装备和通信系统开展军事行动,实践近年来美军方多次提出的“海军陆战队为海军舰队持续作战提供支持”理念。

美海军陆战队飞行联队CH-53运输直升机和MV-22倾转旋翼机,协同美濒海作战团开展攻防演练,为濒海防空营和濒海后勤营的组建“积累经验”。其间,美海军陆战队构建“前沿弹药和油料补给点”,对进驻“远征前进基地”的海军和空军飞机进行综合保障,并担负一定范围内的地面防空、空中预警等任务。

“以陆制海”维持霸权

外媒称,在未来演习和地区军事活

动中,美军或将加大濒海作战团出动频次,推行所谓“以陆制海”作战理念,谋求在新形势下维持海上霸权。

按计划,美军将于2030年前组建3个濒海作战团,除部署在夏威夷的首个濒海作战团外,另两个分别部署于日本冲绳和关岛。根据美军的战略构想,在战争场景下,3个濒海作战团可从驻地迅速前出,沿岛链动态分布式部署,构筑多层“远征前进基地”,为两栖登陆舰实施“前沿海域控制作战”奠定基础,最终完成对关键海峡的封控。

美军对濒海作战团的发展前景抱有很高期待,但外界对此并不看好。外媒称,长期以来,美国海军与海军陆战队在经费分配上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美海军陆战队长期受海军挤压。加之美海军陆战队自身的装备选择权有限,难以摆脱主战装备使用陆军和海军“淘汰产品”的窘境。作为海军陆战队转型“先锋”的濒海作战团,目前在装备发展和体系建设方面,均未按照计划节点完成。外界普遍认为,“未来数年内,濒海作战团难以形成全面作战能力”。

4月7日,欧盟多国与尼日利亚在拉各斯举行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的联合行动,参与活动的欧盟成员国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和法国。此次活动是欧盟及欧盟成员国提升在该地区介入能力的最新动作。

尼日利亚位于非洲西海岸,毗邻几内亚湾,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欧洲国家作为非洲的原殖民者,对非洲国家始终保持传统“势力范围”思维。近年来,为保持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维护经济、政治、安全利益,欧盟不断加强对几内亚湾的介入能力。

政策层面。2014年,欧盟出台《欧盟几内亚湾战略》,提出“建立对威胁的共同认知”“帮助地区国家建设强有力的政府机构”“支持经济繁荣发展”“加强现有合作机制”4项战略目标。2015年,欧盟发布《欧盟几内亚湾2015年至2020年行动计划》,围绕4项战略目标设定5年内欧盟相关机构参与的67项行动。此后,欧盟几乎每年出台涉及几内亚湾的海洋安全政策文件。

经济层面。2015年,欧盟投入600万欧元(1欧元约合7元人民币),启动海港合作项目,支持西非国家加强海港建设能力。2016年,欧盟投入930万欧元,启动几内亚湾区域网络项目,通过建立信息共享网络,提高该地区19个国家对海上安全的重视程度。2018年,欧盟投入1500万欧元,参与几内亚湾的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管理。2019年,欧盟投入2800万欧元,启动西非综合海事安全项目,全方位介入几内亚湾的海事安全治理。

军事层面。欧盟成员国与尼日利亚海军积极开展海上联合行动。2021年8月,西班牙与尼日利亚达成港口停靠协议,随后双方海军举行联合演习。2021年10月,意大利海军和法国海军访问尼日利亚,三国进行合作交流并举行联合演习。此次活动结束后,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两艘舰船与尼日利亚海军举行海上安全治理行动演习。

提升对几内亚湾的介入能力,是欧盟对非整体战略的一部分。随着内部危机的不断出现,欧盟在全球的话

语权逐渐减弱。欧盟将对非洲西海岸的安全治理,作为其提升国际威望的途径之一。欧盟希望通过介入非洲事务,扩大对该地区的地缘影响力,以此获得非洲国家在一系列多边问题上的支持。预计欧盟将以此次同尼日利亚举行的加强海上安全合作联合行动为契机,将更多资源和关注度投向非洲西海岸。



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与西非国家举行联合演习(资料图)。

欧盟加强对几内亚湾介入能力

■张记伟

澳高调曝光潜艇部队“纸面实力”

■刘澄

近期,澳大利亚海军高调曝光潜艇部队发展方案,包括建造周期、维护保养设施建设和艇型构造等细节,引发外界广泛关注。自2021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承诺向澳方提供核潜艇技术以来,澳方围绕潜艇部队建设“大做文章”,意图扩大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

近几年,澳大利亚加大亚太地区事务的参与力度,频繁在周边海域遂行演习训练、水下警戒等军事行动。澳海军目前装备6艘柯林斯级常规动力潜艇,均部署于澳西海岸珀斯的斯特林基地。澳海军自诩柯林斯级潜艇为“远洋作战的水下先锋,可称雄南太平洋海域”,事实上其难当大任。2021年,澳大利亚柯林斯级潜艇在美日印澳“马拉巴尔”联合军演、美澳韩日“太平洋先锋队”海上联合军演等演习中均有亮相。澳潜艇在演习中表现不尽

人意,被盟友评论为“不专业”“无法融入体系”。

到2026年,柯林斯级潜艇将开始陆续达到寿命期。为此,澳方开始推进“未来潜艇”引进项目。

2021年9月,美英两国提出支持澳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澳方随后公布依靠美英转让技术建造8艘核潜艇的计划,并成立“核潜艇工作组”。按规划,澳核潜艇将是对柯林斯级潜艇的“深度改造”,技术挑战性较大。其服役时间设定在2040年前后,其间,澳潜艇将面临较长一段时间的“空窗期”。

近期,澳海军加大潜艇部队建设宣传力度。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称,核潜艇项目将成为提升澳海军在南太平洋和南印度洋整体实力的基石,同时也是其和盟友战略合作的纽带。

在澳大利亚近日推出的“近40年最大规模扩军计划”中,澳海军成为计

划重点,其中潜艇部队人员将从900人增加至2300人。

澳政府计划投入100亿澳元(1澳元约合4.7元人民币)在东海岸修建潜艇临时驻泊基地,布里斯班、堪培拉和纽卡斯尔3处港口加入备选名单。澳海军高官称,基地选址工作将于2023年年底完成。届时,2个潜艇基地将分别用于应对太平洋和印度洋方面的“威胁”。其中,西海岸斯特林基地将作为核潜艇军事指挥中心,东海岸基地将作为“增强太平洋海域战略遏制力的前沿”。

值得关注的是,3月底,美海军“弗兰克·凯布尔”号潜艇支援舰对澳大利亚东海岸3处备选港口进行连续访问。外媒称,该舰意在配合澳方对潜艇港口选址工作进行考察。同时,该基地可能成为美舰艇进出印度洋、太平洋的据点,为其靠泊补给或维护保养提供保障。



印度国产“光辉”战斗机。

美施压印度购买武器

■傅波

寻求自产遭美施压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在印度防务装备中,60%是从俄罗斯进口。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印度担忧供应链受影响,决定加快武器装备国产化进程。

4月7日,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表示,印度将加紧自主生产直升机、坦克发动机、导弹和机载预警系统等军事装备。他说,印度的目标是成为防务装备生产大国。同日,印度国防部网站公布未来5年“进口转自产”的军事装备名单,相关装备总价值达278亿美元。

一直以来,印度的武器装备体系主要依赖进口。在美国近年来不遗余力的推销下,其逐渐成为印度主要的军购对象之一。2008年至2019年,美印两国军工贸易总额从“几乎为零”增至150亿美元。印度从美国采购了远程海上巡逻机、C-130运输机、导弹和无人机等

装备。

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印度总理莫迪签署价值3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采购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向印度出售“阿帕奇”直升机和“地狱火”导弹等装备。

尽管销售金额不断增加,但在印度的武器装备供应国中,美国仅排名第三。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1年间,印度致命武器进口12%来自美国,27%来自法国,46%来自俄罗斯。

近日,美国在武器装备采购上不断向印度政府施压。美方强调,印度应该使用美国和其他国家武器,替换部分俄制武器。4月5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印度继续购买俄罗斯武器系统“不符合最佳利益”。他称,美国可以向印度提供“世界上最好的武器系统”,“美方将加强与印方的军事合作,以确保印方在与美兼容的武器装备上进行更多投资”。

进退两难处境尴尬

日前,印度政府宣布,在2022财年国防预算支持下,68%的防务装备生产将由国产承包商完成。不过外界认为,印度军工企业“难当大任”,“印度制造”想从口号变为现实绝非易事。

印媒称,印度自产武器装备不仅研发时间长、经费投入多,且性能堪忧,屡遭军方诟病。印度海军曾拒绝购买国产舰载型“光辉”战斗机,称该战机因起飞重量超限,可携带的武器和燃料“少得可怜”,作战能力“几乎为零”。外界认为,印制武器的安全性、可靠性、实用性均存在发展障碍。

由于印度采购武器装备的来源较为复杂,各类武器平台不兼容,甚至存在相互干扰等问题。印军若想构建一体化、通用化、集成化的作战体系,武器装备采购策略或面临大幅调整。



澳大利亚柯林斯级潜艇。